

地下的春天

頌 揚 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人物：

陳強——坑口的黨支部書記，二十八歲。

高德亮——坑口的正坑長，近五十歲。

白連玉——坑口的採煤班長，二十五歲。

孟慶元——坑口的採煤班長，二十七歲。

高桂英——高坑長的長女，礦燈房的女工，孟慶元的未婚妻。

高桂芳——桂英的妹妹，白連玉的未婚妻。

秦江——坑口的調度員，三十多歲，好修飾打扮。

高大娘——高坑長之妻，四十五歲。

唐天真——採煤工人，二十多歲。

大老孫——採煤組長，三十多歲。

趙平——坑口的見習技術員。

工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婦女羣衆若干名。

故事發生在東北某礦山。

時間是在一九五三年的夏天。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午後。

地點：坑口辦公室。

佈景：兩扇大玻璃窗橫貫舞台，隔窗外望：山槽相連，樹草油綠，白黃色的鑽塔矗立在山坡上，朶朶白雲飛過塔頂，緩緩地奔向山巔。室內：緊靠窗台設兩張辦公桌，一桌上陳設着簡單文具，另一桌上放着三台電話機（一台對外，兩台爲坑內電話）；牆壁上貼着施玉海安全小組的掛圖及一條大幅紅布上面寫着增產節約的標語；左牆角處是生產比較圖表；兩扇玻璃窗的中間，掛着一份醒目的日曆，日子是二十九號；左側門通向外邊，右側門通向會議室。

幕啓：陽光射入室內，搖揚機轟轟響着。調度員秦江坐在桌左邊記錄着車皮的數字。坑長高德亮倚伏着桌面，在接着來自礦長室的電話。

高德：……啊……礦長，你放心吧，這月的任務有把握完成。嗯，是呀，困難當然是有，不過我們就是不睡覺、不吃飯也要完成任務。（對方批評了）啊，是是，不應

當這樣。（大聲地）可咋的也不能再讓別的坑給擠了，礦長啊，你就擎等着聽捷報吧！啊，嗯……（不同意對方的指示）礦長啊，我並不是不同意推廣先進經驗，可咱們坑的掌子條件不行啊。講坑內經驗，孟班長比白班長強的多，他都沒搞成，那白班長……（不同意）是是是，當然是應該支持，不過我的意見，礦長啊，這回事還是等過了滿號再說吧！（不同意）對對，唉是是，好，就這樣吧。（放下聽筒）先進經驗，先進經驗！我在坑內晃了這麼些年，經着過的見着過的難道還不跟個乳毛沒退的小孩伢子？

秦 坑長啊，您在那兒說誰呢？

高 我不明白，礦長他咋也相中了白連玉呢！

秦 海水不可斗量啊！人家備不住就有辦法把頂板管住唄。

高 管住？這不像你們家的炕洞子牆，用兩塊破磚頭就能頂住的事。咱們坑的頂板是鐵頂子也頂不住，神仙也管不了！咳！啥也別說了，要沒有截煤機，頂板就再糟，紅旗也跑不出咱們坑啊！

秦 那不會跟礦長要求一下，別按機械化給咱們任務得了。

高 這你能提嗎！一提及該批評你沒有長遠思想了。咳，這才是俏皮人不穿棉，誰冷誰

知道呢。（欲走，第二台電話機又響）辦公室。嗯，我就是。嗯……不要緊吧！

才剛我下去的時候頂板還沒來勁呢，嗯……（埋怨地）頂板咋咋三響那是剛送

信，你又不是「魯生子」，怎麼也戴上「白帽子」了呢！嗯……（第三台電話機

又響，急對第二台）嗯，你先等一等！拿起第三台電話機的聽筒）你哪兒？十三

片。什麼事？啊，要車皮。（第二台電話機的聽筒在狂叫着，高急捂住第三台的聽

筒，轉向第二台）我告訴你等一會你就等一會！（捂着第二台的聽筒仍對第三台）我

說貨多不多？啊，好，車皮馬上就到。（放下聽筒，正欲指示秦，秦已會意，急搖

第一台電話機，高又接起第二台的聽筒。）

秦 交換台，交換台！要運輸科。（高和秦的對話聲充滿室內）來了？來了坑內怎麼還

要車皮呢？

高 （命令地）你小點聲！（秦低聲細語，高繼續講）嗯……你等一等，我考慮一

下。（用手捂着聽筒，躊躇地）這……（抬頭看見了廿九號的日曆）我說老王啊，

情況厲害是厲害，不過，兩三個鐘頭還不至於「苦味」一下子就冒下來，我的意見

還是要繼續幹下去，可是呀，千萬注意安全！嗯……（不耐煩地）你不知道今天

都二十九號了嗎？一定要突擊過去！孟班長一會開完會就回去。就這麼一陣你還

「掙扎」不住？真是的！——第三台電話機又響，高氣忿地放下聽筒，拿起第三台聽筒。哎，你先別發「噁」，我馬上就問。（放下聽筒對秦）我說他們運輸科是存心讓咱們停工待料是咋的？

秦 他們說的是實打實鑿，車皮早就來了。

高 不用說了，這一定是又在絞車道那兒出差了！這幫雜役工簡直是屬搬不倒的，我嘴像拜年似的囑咐，可就是背着手擰毛驢，瞪眼看不見活！（向外走。）

秦 嘻嘻，我的老坑長，我去吧？

高 你去算打哈傢伙的呀！咳咳，說句思想幹啥的話，再等兩天，我這個坑長還備不住得拿掃帚掃絞車道去呢。真是的，三頭六臂也不行啊！（嘟囔着走下。電話又響。）

秦 （接電話）什麼？（牢騷地）你不知道我現在不是班長了！掙的是二百三十分，管的是「帖轆馬」嗎？這些事找你們新班長白連玉去！（呸下子把電話掛下了。大老孫急上。）

孫 白班長，白班長！（採煤班長白連玉從會議室走出）哎呀，白班長，你咋上來就沒信了呢？

白 討論到現在管委會還是沒通過。

孫 沒通過？是不是老坑長的意見？

白 嗯。

孫 你不是照着咱們研究的辦法談的嗎？我去問問他，他能不能就地刨坑。（急往外走。）

白 別去，這不光坑長自己，管委委員都是不同意。我看……

孫 白班長，這是你不對呀！前幾回失敗了你都沒灰心，那這回有門了，你咋倒洩氣了呢？

白 孫組長，不是我洩氣，現在咱們自己管理礦山，哪疙疸你都得想週到，這玩藝琢磨的還不是十拿九穩，萬一要爲它耽誤了生產，你說哪頭核算？

孫 可是，管不住頂板截煤機就不能動彈，伙計們一進掌子就得担心砸壞碰傷，完成任務趕上闖大運了。你說，這又是哪頭核算？

白 這……（考慮）好，你先下去。我這就跟孟班長再好好談談。

孫 （驚喜地）哎，對呀！孟班長在早搞過這玩藝呀！那你趕快去，我馬上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大家伙。（歡樂地急往外跑。）

白 老孫，孟班長還沒答應呢。

孫 你看，他又不是不知道，爲了頂板咱們坑兩月沒完成任務了。

白 不……（孫已跑下。）

孟慶元由會議室走出，他工作服的紐扣未繫，露出裡面帶有「獎」字的襯衣，說話的時候總好扒開工作服的前襟讓「獎」字露得更明顯，這已經成了他的習慣了。

孟 老白！

白 孟班長。

孟 等坑長回來你告訴他：我下去了。

白 哎，會還沒開完呢。

孟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意見我都談了。

白 不……

孟 今兒個正趕上掌子條件很好，只要猛猛勁，這個月就許能超過任務。若是讓我在這守着大尾巴會，咱們坑的飢荒就該越拉越多。（欲下）

白 孟班長，碰上條件好就不顧操作規程亂採亂挖，碰上條件不好就得瞪眼瞅着，這不是個長遠幹法。我的意見是：咱們還應該聽黨支書的話，合在一塊把……

孟 嘿，你搞這個「雙排堆集」要真是塊肉，那就是碰掉了門牙也值個；可這是個望

風捕影的事，就打你有鐵杵磨成針的勁頭，可弄來弄去當不了還是貓咬豬「吹泡」啊。

白 頭幾回是失敗了，可是這回是跟伙計們討論個底朝上才提出來的呀。

孟 哦……（苦口婆心地）連玉，才剛在會上我不能打你高興，你說，你是個思想很開朗的人，上來一陣咋這麼狹隘呢！你看，現在坑下就跟戰場似的，「截煤機」、「電流子」、「卡機」、「風鎬」這一系列的新玩藝，震的人矇頭轉向，跟咱哥們掄鎬頭戴紅花那陣，簡直是天上地下了！咱們要文化沒文化，擺弄這些東西趕上捧着刺蝟了，你咋還有閒心推廣先進經驗呢？

白 不，你這樣說不對！機械化出煤多還是手鎬出煤多？

孟 嚇，這怎麼能往一塊比呢？

白 是呀，那我們爲什麼不想辦法管住頂板，讓截煤機走上循環呢？

孟 我的同志，這不像吹糖人那麼容易！頂板就像江水似的，你能知道它啥時候漲啥時候落嗎？

白 可是人家別的坑……

孟 一個媽生的孩子還有醜有俊呢。在別的坑是先進經驗，在咱們坑就是絆腳石。就說

我當初推廣這玩藝那陣吧，在上邊想的是一妥百妥，可拿到下邊就碰個臉青鼻腫，我想你只要有點羣衆觀點的話……

白 不，我總是這樣想：坑內幹麼要下來這些新機器？這是因爲朝代變了。日本鬼子拿咱們當牛當馬，讓咱們自己用鎬頭刨咱們自己家的煤，老年人累的頭暈子白了，年青人累的脊樑骨彎的像根弓，汗珠子「拔」的前後心冰涼；可是暖和的、享福的不是咱們中國人！現在天下是咱們自己的了，毛主席要讓咱們煤礦工人越活越年輕，送來了蘇聯老大哥這些新機器，可是咱們要擺弄不好，這，這能對得起誰？

孟 哎呀，你這麼一說，要提到原則好像我反對新機器似的。問題是咱們並不比工程師多兩腦袋，工程師都不能擺弄好，咱們就能說在碱地裏長出好高粱來？

白 那你說怎麼辦？

孟 車到山前必有路，推着幹唄。

白 這怎麼能行呢！管理頂板剛剛是開頭，開頭要開不好，那往後下來「康拜因」可咋辦？

孟 哼，你想的也太遠了，咱們把坑口恢復到這個樣，才剛剛不到兩三年哪！

白 不遠。我想咱們只要抓緊搞，總有一天坑內會用不着攔人就能一車一車往外出煤。

孟（蔑視地）哎呀！我簡直都不敢看你了，你太神聖、太偉大、太……我的白班長，別想的太理想了，還是從實際出發——看看月份牌吧，今個都二十九號了！（欲走）

白 孟班長！

孟 就是要搞的話，得搞值個的，得搞得得上咱們水平的，這倒不是爲了紅旗後面有二百萬，可咋的也不能搞這個沒把握的，讓別人笑話咱們這對模範在機械化面前不起作用啊。

白 我認爲啥是困難就搞啥，水平不够咱們抓緊學。

●高坑長走上，立於二人身後。

孟 學？那得有時間。國家管咱們要的是任務。還是把心收回來，多出點力氣，完成任務吧！那才是咱們的老本行呢。（急下。）

白 （招呼）孟班長！

高 咳，算了吧！人家真正守着頂板長大的還沒摸透頂板的脾氣呢！我就不信你這個搓炮泥出身的雜役工還能在狗肚子裏掏出寶貝來！

秦 （不覺笑起來）哈哈！

高 笑什麼？這有什麼好笑的！（走進會議室，叭的一聲將門關上。）

白 目視門板，氣得臉紅。

秦 白班長，高坑長又不是外人，一個話趕話還值得上這麼大的火嗎！

白 我心裏難受啊！好好的截煤機在咱們坑就硬給蹲起「禁閉」，蘇聯的大冒頂在咱們坑就瞪着眼不能搞。工友們累得呵嘶帶喘，幹部們急的直跺腳，月月的任務還得讓別的坑給攆。（激動地）咱們個子不比別人矮，腦筋不比別人笨，爲啥非要幹醜媳婦不敢見公婆的事呢！

秦 咳，操心不經老啊，我的白班長。

白 （嚴肅地）你不能說這樣話！你一天就知道要車皮車皮，你能知道管不住頂板，伙計們在下邊幹活啥樣嗎？

秦 （推却又埋怨）你看你跟我這是……

白 頂板說不上啥時候就冒下來，伙計們一進掌子心就得提到嗓子口，簡直是前怕狼後怕虎，恨不得渾身上下都長着眼睛。我們爲什麼不讓伙計們放心大膽、樂呵呵地給國家出煤呢？難道還讓伙計們瞪眼瞅着吡牙咧嘴的頂板，急的兩手搓的冒火嗎？

秦 就是磨出繭子來，該治不了還是治不了啊。

白 那可不一定。黨支書說的對，只要相信羣衆、依靠羣衆，山能推倒了，海能填平

了，任何困難也擋不住。

秦 嗯，也許吧。

白 「也許」什麼話！打琢磨這個事那嚮，壓根我就不信有人能站到岔道上看笑話。

秦 （輕蔑地）對對對，對對對，對！（下。）

白 （考慮，責備地埋怨自己）不對呀，我怎麼能跟他說這樣話呢！東西沒搞成就發牢騷，我這算個什麼人哪？

大老孫與工友甲、乙歡樂地跑上。

衆 白班長！

孫 才剛我把信一傳下去，伙計們都樂壞了！

甲 趁着上來收拾「氣蓋」的這個功夫，順便給你和孟班長道個喜！

白 道喜？

孫 掄小鎬頭那陣，模範坑口這四個字是靠着你和孟班長領着大家伙掙來的，現在截煤機碰上了頂板……

乙甲 這個困難還得靠着你和孟班長。

白 倏時收斂了臉上的笑容，衆驚愕。

衆 白班長，你咋的了？

孫 是不是孟班長沒答應啊？

白 這……

衆 走！咱們去問問孟班長。（衆欲動）

白 （制止地）不，才剛還沒有跟他講清楚，他就忙着下去了。他說的也是個理，咱們坑的任務拉的太多了，我考慮再三，莫如先把「雙排堆集」壓下……

衆 白班長，這你不對！

甲 拆東牆補西牆，我們對付到哪天是個頭呢？

乙 咱們不是大肚皮，幹麼要把截煤機當「擺設」攔在坑內呢？

白 不。我想孟班長不同意是因為我失敗的次數太多了。根本是嘛，人家一問我這回準有把握嗎，我就真答不上來嘛。

乙 我這句話又不受聽了，那還非得他呀！沒他這個鷄子我們還不做「曹子糕」啦！

白 老王啊，話可不能這麼說。當然啦，我們早晚是一定能够把頂板管住的。可是，管理頂板不是像一加倆、倆加仨攔心理一核計就妥的事，頂板的脾氣要來勁的時候……

：咳，這非得有相當多的經驗才能行啊。

孫 嗯，講經驗當然得屬着咱們高坑長。可是，他除了看「水泵」就是開「麻機」呀，把頭髮樣子磨白了他也沒照量過頂板哪。

白 是呀，那我就更沒法提了，是攔雜役工提上了採煤班長。要跟孟班長比呀，簡直是「油索」子發白——短煉的多啦。孟班長是從小就跟頂板長大的，掘進、採煤、棚子木匠，真是陣陣少不下他……

甲 對呀，這眼前有現成材料，我們何苦到山頂上現拉現砍呢。

乙 白班長，乾脆！咱們開個會，通過羣衆的力量讓他幫助你得了。

白 （笑了）這不是百八十斤沉的東西，到那兒就把它抬來了。伙計們，別着急，這個事呀，就得靠着咱們的黨支書嘍！

門開，黨支書陳強上。

衆 （歡喜地）黨支書！

衆 熱情地湧向陳。

陳 怎麼，開會嗎？

衆 不，等着你呢。

陳 等着我？打球嗎？

衆 不是。

陳 白班長啊，五坑艾支書邀咱們明天賽球去呢。

白 任務完不成攔啥去！再說咱們也缺腿。

陳 有你和孟班長還不棒棒硬嗎！

白 我跟他不合手。弄着球死帶一個點的，可場子就顯他了。再說現在人家都打人盯人的了，咱們這還玩五攻五守呢，去還不得讓人家給打個丟盔卸甲呀。

陳 沒關係，還有我呢。

白 你，得了吧！新學乍練，投籃還沒有犯規的次數多呢。（衆笑。）

陳 你們可別小瞧啊，這兩天我就跟鑽生產似的，籃投的可準啦。哎，白班長啊，關於你那個管理頂板的建議書……（收斂笑容，轉向一旁。）

衆 （追問）咋的了？

白 支書，咋的了？

陳 （曖昧的笑了）已經讓礦長放到工程師的辦公桌上了！

衆 （驚喜地）真的嗎？

陳 真的，六七個人圍在一起正討論呢。

衆 (歡樂地) 這可太好了! (唯獨白一人不樂。)

陳 (對白) 噢，你怎麼的了?

白 你不知道，高坑長還是不同意。

陳 孟班長呢?

白 也晃頭。

陳 趙技術員呢?

白 當然是同意。可是一發表意見就讓人家給反駁了。噲噲到現在也沒弄出個頭來。

陳 意見都很肯定嗎?

白 噲。

陳 高坑長才剛到你們掌子去過沒有?

白 去了。

乙 哼，下去不聲不哈，上來就硬說不行，我看有他在咱們坑啊，「雙排堆集」就沒時候試驗了。

陳 不，我們一定要重視高坑長的經驗。問題是：他的意見很肯定，那就一定還是白班長想的不週到。看了一下自己的錶，這陣正好是放頂的時候，走，咱們一塊下去看